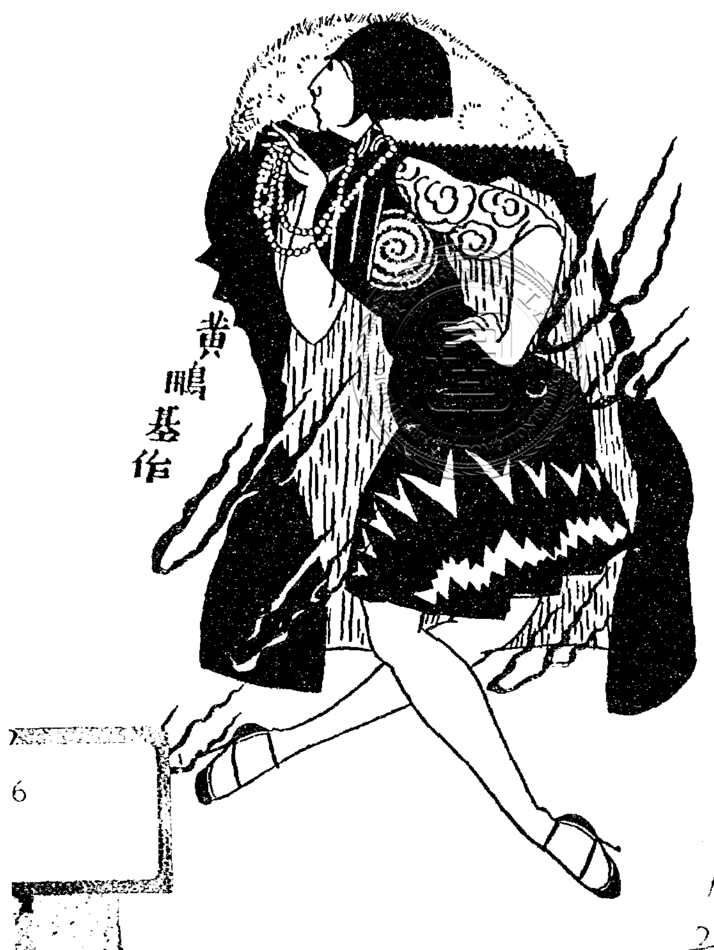
還未過去的現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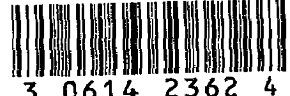
黃鵬基作

還未過去的現在

黃鵬基作

上海
光華書局印行

1928



還未過去的現在

朋其獨幕劇作第一集



我咒詛現在，而這現在還未過去。

著者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八夜上海。

目錄



她 的 兄 弟

（獨幕劇）

脚色

王仲平

何直生

張靜芬

夥計

所在

天津一個不很名貴的客店。

佈　　景

幕啟時，夥計正在一間屋子裏拭桌椅。

王　仲　平

（開門，入，着急。）

怎麼還不來？女人們的事真是麻煩！

夥　　計

王先生，桌子椅子全擦了兩回，您瞧瞧怎麼樣。

王　仲　平

（摸桌上有無積垢。）不成，不成，還得擦，還得擦。你得用力，不能隨便對付。（自取拭布用力擦了幾下。交拭布給夥計。）你來，你來。眞是，什麼旅館，塵土有一寸厚。

夥　　計

（邊拭邊說）王先生，說老實話，塵土有是有，也沒有一寸厚。咱們甜晶天津就是這樣，北京我沒去過。

王　仲　平

（疑思，自問。）怎麼還不來？

夥　　　計

呃，我說，王先生，您老今天要來什麼貴客？（停拭。）

王　仲　平

你不用管！你不用管！——現在我來吩咐你。先去找一張潔淨檯布來。

夥　　　計

有沒有可說不準兒，回頭瞧瞧去。

王　仲　平

怎麽一張漂亮的檯布也沒有？

夥　　　計

瞧瞧去，要有那倒好辦。（走。）

王　仲　平

茶壺回頭也得洗一洗。……瞧瞧我自己帶來的茶葉還有沒有！

夥　　　計

（取茶葉筒，開觀之。）有，有。（嗅）您老的茶葉眞香！不是茉莉花兒罷？

王　仲　平

呵，今天賣花兒的來沒有？

夥　　計

沒有聽見吆喝。

王　仲　平

花瓶的水也得換一換。

夥　　計

(似帶譏諷)王先生 您老今天要來什麼貴客，怎麼旁的女客來您沒有這麼囉嗦?

王　仲　平

(帶怒意•)要你麻煩什麼?回頭有女客來，你就說王先生在家的。

夥　　計

男客呢?

王　仲　平

請他拿張名片 瞧瞧在不在家。

夥　　計

好，就這麼辦，

某　　某

(掀門入)名片我可沒有，男客我倒是的，王先生不會不在家罷?

（王愕一驚。）

王　仲　平

誰？

某　　某

誰？

王　仲　平

（端詳久之。）想不起來，尊駕是？

何　直　生

你許不認識我了？我就叫作何直生。

王　仲　平

呵，呵，你就是 Mr. 何，（握手）眞是久違得很！請坐，請坐。……看來你也有一點變像了，我一下子竟想不起來。

夥　　計

王先生，買多少花兒？

王　仲　平

回頭說，回頭說，沏茶，沏茶。（夥計走取茶盤）你打那兒來？眞想不到在這兒會見你。

何　直　生

眞想不到！

王　　仲　　平

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兒？

夥　　　計

王先生，沏白開兒茶葉？

王　　仲　　平

眞麻煩，拿去沏上就得。

（夥計下。）

王　　仲　　平

你瞧，日子眞容易混，一別就是四五年。

何　　直　　生

你是大學畢業了麼？我是預科一年就離開北京的，那還不是整整五年？

王　　仲　　平

呃，呃，日子眞容易混！（言下凄然。）唉，我說，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兒？

何　　直　　生

說來也奇怪，我本是找我們行裏一個同事叫王玉平的，……王玉平你認不認識？也是你們老鄉。

王　仲　平

王玉平？……不認識。

何　直　生

夥計說，沒有王玉平，祇有王仲平，我想，那是錯了。再問他是那兒人，他說是湖北人。我說對呀，王玉平正是湖北人。我一想王玉平會改了名字？跑去賬房一打聽，看見你一張名片，上面明明刻着'國立大學文學士'七個大字，我一下才把你想起來了。……找同事沒有找着，反找出一個老朋友來，你說奇怪不奇怪？

夥　計

（入，帶茶壺，斟茶，出。）

王　仲　平

眞想不到！……前幾天也有個來找王玉平的，把我找着，結底我還是不認識他。我還把他當作打冒詐，作扒手事業的。你這一說來，眞有個王玉平了？

何　直　生

要眞沒有一個王玉平，我也許也是一個扒手了？（彼此一笑）王玉平前一次打上海來就住在這裏，我以爲這次他來也還住在這裏，所以就筆直往這兒來找他。

王　仲　平

呵，呵，王玉平眞有其人。……唉，聽說你一離開北京就往上海作生意，現在怎麼樣？

何　直　生

什麼作生意？還不是給外國人作走狗？近年來上海幾次罷工，紗廠停閉，我們的生意，也受了很大的影響。

王　仲　平

（端詳）仔細看你的面容還不怎麼變，祇是瘦了些。

何　直　生

老得多了！……比起來還是你好，大文學士。

王　仲　平

好，好，別開心哪，文學士値得了幾個大？那個'臭毛厮'裏邊抓不出幾個學士來？我還正想問問你，你們行裏差不差寫字的，要有位置還得勞駕給介紹介紹。不過我這份字兒，許當錄事都還不成。

何　直　生

哈，哈，說那裏話？禁當不起，禁當不起，大文學士作錄事！——唉，我問你，你現在究竟怎樣？還是繼續求學？還是爲社會服務？

王　　仲　　平

（想一想）錢呢，家裏也還有幾個，可是繼續求學老太爺也實在有些不願意，什麼'爲社會服務'的漂亮話，我却不會說。現在祇是要急於找一個吃飯之所。

何　　直　　生

現在位置……

王　　仲　　平

我到天津來，就是爲一個中學教員的事。殊不知一來就病了十幾天。等到病好再去會校長，那個位置又早被人預約。祇得了一些'對不住'，'有別的位置再來奉邀'等等好聽的話。——現在還得待着，等一個湖南朋友的信，要是他把校長弄到手，一個教員的位置，倒也不難。可是現在的事也很難說。——好在聽說他的舅子在當師長，我想一個中學校長總可以辦到。

何　　直　　生

現在要作什麼事就怕的是沒有人力，一有人力那倒什麼事都成。從前教育界上的事，還不怎麼須要人力，祇要有學問。現在看來，學問也是不中用了。不過幹教育上的事，總算比較淸閑點。

王　仲　平

以我這一副材料，除了跟學生們玩兒玩兒，別的事也實在不能辦。

何　直　生

（笑）招待女客還不成嗎？

王　仲　平

（亦笑）這點能耐，倒還不很缺乏。——唉，聽說你什麼時候已經跟誰結了婚？

何　直　生

早結婚了，到上海第二年就回北京結的婚。

王　仲　平

結了婚畢竟好一點，像我這樣飄流放蕩的也確不是一個好結果。

何　直　生

怎麼，你還沒有結婚嗎？

王　仲　平

結婚？女人在那兒還不知道哩。

何　直　生

那不是還沒有訂婚？

王　仲　平

和誰訂去？

何　直　生

哈，那你眞是‘天之驕子’了！

王　仲　平

怎麼？

何　直　生

旣未結婚，又未訂婚，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，那還不是‘天之驕子’嗎？

王　仲　平

不過我近來又覺得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，結結婚那倒也是有意思的。

何　直　生

人類也眞難說！這個把戲，也總是老演不完；有的惟恐跳不進去，有的惟恐跳不出來。

王　仲　平

聽你的話，似乎有點反對結婚似的？

何　直　生

對，是的，反對結婚，在結婚的那一年我眞把結婚

當作人間最痛苦的一件事。不過最近，又可以說就是昨晚，又稍微有點動搖。

王　仲　平

怎麼？

何　直　生

因爲我昨晚才發現夫婦中間有愛情這回事。

王　仲　平

那又奇怪了！你們不是結婚四五年了嗎？

何　直　生

整整四年。

王　仲　平

尊夫人不在一塊兒嗎？

何　直　生

早就不在一塊兒，她在北京，我在上海。

王　仲　平

怎麼你昨晚才發現夫婦中間有愛情這回事呢？

何　直　生

我不是剛才就給你說過，結婚的那一年我真把結婚當作人間最痛苦的一件事嗎？

王　仲　平

是的！

何　直　生

從前我也曾作過許多粉紅色的夢，那時渴望結婚，也許和現在的你不相上下。但是夢終是夢，結婚的頭一個月，人家叫作蜜月的，在我已經覺得沒有許多甜味。以後就越淡越淡，淡得和白水一樣了！我愈是板面孔，她愈是對我不關心。後來以至於成仇。我在家裏住不住，祗好跑上海。

王　仲　平

尊夫人沒有同去嗎？

何　直　生

你想這種情形還能同去嗎？

王　仲　平

後來又怎樣？

何　直　生

跑到上海雖然還是一天忙到晚，但是清夜自思，終不免對於人生抱無窮的缺憾。從前對於女人十分感興趣的，現在是完了！完了！

王　仲　平

尊夫人人怎麼樣？

何　直　生

人也還不壞，學問也還好。

王　仲　平

那這已經是難得了。

何　直　生

誰不是那麼想？不過一結了婚，就像什麼都變了似的。——在這些地方終是有朋友的好！

王　仲　平

你在這兒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？

何　直　生

你聽我給你講。後來我才遇着一個朋友，他是在美國學心理學的。他看出我這個病是結婚的毛病。他說好些人都啞子吃黃蓮地害着這個病的。他又說大概這種病都應由男人方面負責。如此這般給我說半天，我竟領悟了。

王　仲　平

他和你說些什麼？

何　直　生

算了罷，你還沒有結婚，

王　仲　平

先學一學好。

何　直　生

這實在是千金難買的方法！

王　仲　平

別開玩笑！什麼方法？

何　直　生

你眞要問嗎？好，說給你聽罷，唯一的方法，就是不結婚。

王　仲　平

那還要你說、眞的，他給你說些什麼？

何　直　生

好，你也快結婚的人，說給你聽罷！他說結婚病的唯一原因，就是男人們不懂得女人的心理。

王　仲　平

他說女人的心理是怎麼的？

何　直　生

他說女人的心理，第一是愛受人的恭維。

王　仲　平

（點點頭。）

何　直　生

第二是……

賣　報　者

（外）申報，國民日報，泰晤士報，時事新報，益世報，天津報，新天津報，北京益世報，北京晨報，當天來的北京報，看，看，當天的新聞……

王　仲　平

眞討厭！第二是什麼？

何　直　生

他說第二是女人愛貪小便宜。

王　仲　平

這一條可不盡然。

何　直　生

不過他的推理却是很對，他說一個男人祗要向着女人們這兩個弱點進攻，沒有不討得女人的歡心的。討得女人的歡心，那結婚病也就免除了。因爲她高興受

人菲維，你不妨就常在朋友面前，膀誇自己女人的好。——'老婆是人家的好。'這句話完全是結婚病的原因。中國人不誇女人的好，是夫婦間'不共戴天'的大仇。——因爲她愛貪小便宜，你不妨常給她買一點她心愛的東西。他又說結婚病的發生，雖然表面常是男子，但是裏因却盡在女人，祇要女人愛了一個男子，眞是世界都可以改觀。

王　仲　平

他這句話却有見地。

何　直　生

後來我就照着他這個方法行去：有工夫，我就給我的女人寫寫信，菲維菲維，有時候她也囘我的信的。她和我說，她的母親在西湖養病，我聽着這話就立刻買好些東西給她送去。她又說她找着了她的什麼兄弟，又說在什麼地方念書，又說打主意給她的兄弟一點幫助，我都答應了她。唉，昨晚我才知道，眞的一下子就改變了。

王　仲　平

怎麼，你昨晚才知道？

何　直　生

你說怎麼？人不知，鬼不覺地昨晚她竟趁火車上天津接我。

王　仲　平

她沒有先給你寫信嗎？

何　直　生

妙就妙在這點，她沒有和我寫信。問她怎麼不先和我寫信，她說怕我焦心，着急，又說她本應該在北京等着，又怕我老在天津躭悞。——我眞是從來沒有受過她這樣的體貼。

王　仲　平

在這個年頭兒而又是男人，也實在不容易，眞難得找着一個比較老實的女子；大概愛情小說看多了的緣故吧，對於自己的男人都太漠不關心。誰都想過一點理想的生活，情人的生活。

何　直　生

對，對，你說得非常好，情人，情人，就是情人，我一聽着情人兩字就頭痛。自從'情人'這兩個字被社會一般人尊如天神過後，夫婦這件事就等於零了。受苦的就是一般結婚的人，雖明知等於零，却又不得不等於零。

王　　仲　　平

不過我想有這一天把情人的區域擴張到夫婦生活上去，那也就……

何　　直　　生

你這也是缺乏經驗之談。我覺得乾脆就沒有那回事，夫婦是夫婦，情人是情人，夫婦絕不會是情人，情人也不會是夫婦。情人與夫婦本來就是誓不兩立的，我就沒有見過夫婦而兼情人的。男子懂得女子心理，感情好一點也許有。

王　　仲　　平

你這個道理，我祇懂得一半。因為我祇做過情人的情人。還沒有做過女人的丈夫。

何　　直　　生

喂，你的情人究竟是誰？

王　　仲　　平

是誰？你聽，你聽，你還說你了解女人，我看你至少還得去找你那個研究女人心理的朋友再敎你三年。

何　　直　　生

怎麼？

王　仲　平

怎麼？情人的姓名都可以隨便告訴人的嗎？

何　直　生

怎麼情人的姓名不能隨便告訴人？

王　仲　平

我告訴你罷，女人還有一點特別的心理，就是願意人爲她保守秘密。

何　直　生

瞧，你這樣倒很內行似的，你的情人究竟在那兒？在天津嗎？

王　仲　平

反正你回頭就可以瞧見。

何　直　生

呵，呵，這就是要來會你的女客嗎？那眞得領敎，領敎。

王　仲　平

現在怕已經九點了罷，怎麼還不來？女人們眞是麻煩！

何　直　生

粉紅色的麻煩，倒也很有趣的。

夥　　計

（入）王先生，賣花兒還沒有來。（斟茶。）

王　　仲　　平

說了半天話，還忘了抽烟。（對夥）去拿一盒大長城來。

（夥退）

何　　直　　生

究竟來不來？我可不能久等。我想你在天津總得待幾天？

王　　仲　　平

坐一會兒，坐一會兒，多年的好朋友豈能夠一見面就分手嗎？

何　　直　　生

你倒用不着客氣，我是一個知趣的人。

王　　仲　　平

不要緊，不要緊，多坐一會兒。

（夥入，何王抽烟。）

王　　仲　　平

今天談得高興，夥計，去取一瓶葡萄酒來。

何　直　生

呃，酒倒是我高興的。

（夥退。）

何　直　生

我先得問一問，人漂亮不漂亮。

王　仲　平

這個我可不敢說，我說好，也許別人說不好的。

何　直　生

大致。

王　仲　平

人倒不壞。學問也還好。

何　直　生

怎麼，還是女學生嗎？

王　仲　平

早是女學生，嫁人過後，就是太太了。

何　直　生

呵，嫁過人的。現在是寡婦嗎？

王　仲　平

據說丈夫還很康健。

(夥計提酒放在桌上，以後就隨便喝酒談心。)

何　直　生

你們是怎麼認識的?

王　仲　平

那還不是由朋友介紹，因爲我們是同鄉，又因爲他的丈夫總不在家。——不過她家裏我却沒有去過。幾次問她丈夫做什麼事，她也不告訴我，衹說不在北京。我疑心她是誰家的姨太太……

何　直　生

唷，唷，我也那麼想。

王　仲　平

但是，不是的。

何　直　生

(想一想，顯自己經驗多。)不是的，那準是男女不相稱，或者男的歲數太大。

王　仲　平

她賭咒發願，說她男人的歲數和我差不多。

何　直　生

那許是丈夫有什麼殘疾。

王　仲　平

不是，不是，她說也還不醜，

何　直　生

那爲什麼她要對她的男人不忠實？

王　仲　平

這可說不一定，有時候我覺得她確是非常忠實。她常哭哭啼啼地和我說，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總不高興她的男人，尤其是在結婚過後。

何　直　生

她對於你怎麼樣？

王　仲　平

我可以當天發誓，要沒有她，我眞活不到今日。（很高興的取出錶帶）你瞧，這是她給我打的。（指衛生衣）你瞧，這是她給我織的。她還給了我不少東西，就是我腳上這雙襪子，（提上袴腳）還是她穿過的哩！又給我縫衣服，又給我補破丁。

何　直　生

（表示艷羨之情）眞是難得！

王　仲　平

(取枕頭)你瞧，這個枕頭也是她做的，這還不過是物質方面，精神方面的慰安要說也說不完，一句話管總，要沒有她，我眞活不到今日。——也奇怪，女子要面，也眞有這麼死心眼的，你說怎麼樣？

何　直　生

怎麼樣？

王　仲　平

怎麼樣？她有一次把她的日記給我看，每頁上都寫着我的名字。

何　直　生

(想一想)眞算得情痴！(點頭。)我說，你們感情旣這麼好，總得想個辦法才成。

王　仲　平

有什麼辦法？……我倒怎樣都行，但是她總不願意。

何　直　生

怎麼不願意？

王　仲　平

我叫她和他丈夫離婚，但是她至死也不願意。不過一個人能夠得到別人的靈魂，那也就夠了。

何　直　生

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女人們總是缺少勇氣的。

王　仲　平

那倒也不然，有時候我覺得女人的胆量比鬼還大。

何　直　生

那怎麼講？

王　仲　平

怎麼講？你想一個有夫之婦，竟敢約我一塊兒到西湖去。

何　直　生

約你一塊兒到西湖去？

王　仲　平

是的。不過我這時候還有點不敢決定。

何　直　生

那倒不要緊，她既敢於約你，那她一定很有把握。女人們做事比男子們要精細得多，這一點我倒非常相信。——一個女人要騙男人，那眞是'罈子裏捉烏龜'。

王　仲　平

不過我總沒有那麼大的勇氣，

何　直　生

她是天津人嗎？

王　仲　平

我不是跟你說過？是我們同鄉。

何　直　生

住在天津？

王　仲　平

在北京住。

何　直　生

在北京住特意跑到天津來看你？

王　仲　平

是的。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聽見我病的消息，她就寫信給我說昨天趕晚車來，昨晚上車站去又沒有接着。害我等一晚上。今天早晨一早就來一個電話，叫我八點半等她，問她住在那兒，她也不告訴我。

何　直　生

眞是有心人！眞是有心人！老兄艶福不淺，幾生修

到了

王　仲　平

(二分醉意)我倒沒有什麼，那人眞太好了，又溫柔，又端莊，又和氣，又明理，我從沒有見她生過一回氣，老是見人一笑的，她說她一家人都和她好。這樣的人，我覺得全世界都應該和她好的。在北京的時候，我們常常一塊兒很早很早地逛公園，逛北海，有時候又看看電影，新劇，跳舞……我們總是坐在一塊兒，挨得緊緊的。

何　直　生

聽你這樣說，已經令人心嚮往之，何况是身當其衝的人。

王　仲　平

怎麼還不來？

何　直　生

這眞是理想的生活，我也常這麼想，上了公事房回來，得常有這麼一個人配着，那是多麼有意思？但是在上海，除了野鷄，還是野鷄！

王　仲　平

你怎麼不帶嫂夫人去？

何　直　生

像昨晚她對我那樣，我倒又想帶她去了，不過總是麻煩。

王　仲　平

(看錶。)

何　直　生

現在什麼時候？——我還得回去，我的女人現在也許早回去了。八點鐘的時候她起身說去會一個女朋友，她叫我在家裏等她吃飯。

王　仲　平

許要來哪，她從不失信的。

夥　計

(外)王先生說過的，在家，在家。

王　仲　平

來了，來了。(起立。)

何　直　生

(亦起立，整衣，如臨大敵，如見大賓。)

(門開處進來一位漂亮時裝女人，室內空氣驟變，何竄愕，王喜極而手足無所措，張女士倒像很有把握。)

王　　仲　　平

（看看張也看看何）不認得罷，我給你們介紹介紹。

何　　直　　生

（氣憤憤地）介紹，介紹什麼？（不自然地坐下。）

王　　仲　　平

（莫明其妙。）怎麼你們早認得？

張　　靜　　芬

（不慌不忙）怎麼你們也早認得？我還想就藉這個機會來給你們介紹介紹。

何　　直　　生

介紹，介紹，這個也介紹，那個也介紹，倒像把我弄成一個陌生人似的。

張　　靜　　芬

有話慢慢的講，急什麼？

何　　直　　生

現在我明白了，我什麼都明白了，我受了你的騙。

王　　仲　　平

（以為與己無關，勸解。）請坐！請坐！有話慢慢講，有話慢慢講。

夥　　計

(很有趣地立着看熱鬧。)

王　仲　平

立着幹嗎？沏茶去，用我自己的茶葉。(夥下)

張　靜　芬

你明白什麼？

何　直　生

明白什麼？你眞會騙人！說是天津來接我。却是來會情人。你眞騙得好人。

王　仲　平

(才知道與己有關。)

張　靜　芬

你說什麼？情人？什麼叫做情人？

何　直　生

(指王) 這不是你的情人？

張　靜　芬

眞虧你好意思；他是我的弟弟，我是他的姊姊。情人？什麼情人？

王　仲　平

（如釋重負。）

何　直　生

（直急得搔胸。）

張　靜　芬

不要因爲自己是男子漢，就不須要涵養。（走到何前，撫慰之。）用不着急，現在讓我給你說個明白。我不是從去年就寫信給你，說我在北京尋着了我的親兄弟嗎？這就是他（對王）。從沒有見過你姐夫的，我以爲你們不認識。

王　仲　平

我們早同過學。

張　靜　芬

呵，你們早同過學。我也想，他爲什麼會到你這裏來？這也好！我在北京就這麼想，等直生到了天津，我才跑到天津去讓他們見面，我還要請他們吃館子哩！（動人地一笑。）

王　仲　平

姐姐，這應該我請的。

何　直　生

別再耍把戲，什麼姐姐妹妹，這一套我懂，他姓什麼？你姓什麼？還一塊兒到西湖去哩！

張　　靜　　芬

眞是男人們都是一根直腸子通到底兒，他姓什麼，我姓什麼，他姓王，我姓張。（從口袋裏取出一封信，擲給何。）你聽，我媽來的信，（喚何看信，擠眉弄眼，但很巧妙。）（對王。）兄弟，媽的病還很厲害，她這一封信就是催我們趕快到杭州去的。我想把直生送回北京，你在天津等我幾天，我們再一塊到杭州去。

王　　仲　　平

是，姐姐。

張　　靜　　芬

（對何）你現在明白了嗎？這就是八歲時泅水淹死，後來又給漢口輪船上一位王知事到任上去養大的兄弟。我媽這封信上面，不是叫我把他也帶去嗎？（對王）兄弟，你現在這個爸爸還有信來沒有？

王　　仲　　平

（恍然大悟，面有喜色。）有的。

張　　靜　　芬

他還是當安徽督辦署的秘書長嗎？

王　仲　平

是的。姐姐。—— 那是我騙姐夫，我說姐姐是我的情人。我還編了一大篋子話來誆他。我說錶帶子是姐姐做的，衛生衣也是姐姐織的。還有，還有。

張　靜　芬

你說這話也不能讓人相信，誰也知道我沒有閒工夫弄這些東西，要說我花錢買了幾本書送你，那倒還可能。不過以後千萬不要這樣開玩笑。

何　直　生

（仍看信。信似很長。）

王　仲　平

那時我不知道他就是我的姐夫，我還把他當同學看哩！

張　靜　芬

（指何）呃，你瞧你姐夫，那樣子不會把我生吞活嚥下去？

何　直　生

（看完信，臉色轉和緩。）不是生吞活嚥不生吞活嚥，你們

也太沒有把人當人，早是這樣你也應該和我先說一說。

張　靜　芬

(勝利者的驕傲) 說一說？還要怎麼說？信上已經不知道說了幾百回，說我找着了我的兄弟，說我找着了我的兄弟。昨天一晚剛由火車上下來，也夠乏的了，還得給你講故事？

何　直　生

現在自然一切都明白嘍！你也不用生氣。(對王) 我說，兄弟，你這個玩笑也太開大囉！

王　仲　平

對不住！對不住！我早是一點也不知道。

張　靜　芬

還說不知道，(瞅了一眼。) 現在這些大學生眞　誰都不懂事。

何　直　生

(然有喜色) 別說旁人，你也才離開學生生活不幾年。

張　靜　芬

好，現在還不回去？我早叫夥計熬着蓮子粥等着你咀。(對王) 兄弟一塊兒去。

王　仲　平

不，不，我還要等一個朋友。

何　直　生

你既來找你兄弟，想來應該有什麼話要說？

張　靜　芬

還說什麼？第一就是要告訴他母親催我們到杭州，第二就叫他來和你會面。現在兩件事都辦了的，還有什麼事？兄弟，晚上一塊兒看電影去，我請你們倆，

王　仲　平

不，不，我還有事，明天早上再去看你們。你們現在住在那兒？

何　直　生

我們住在大羅天旁邊，西來飯店．（欲走）明天見。

張　靜　芬

（挽何臂）念七號樓上。（回頭，對王微笑，王吐舌頭。）

何　直　生

明天見，明天見。

（同出，空場片刻。）

王　仲　平

(入)哈,哈,哈,哈,哈……(笑倒椅上)駭得我出一身汗。

夥　　計

(外)等着,等着,王先生要買。(入)王先生,賣花的來哪!

王　仲　平

儘好的挑一束來。

夥　　計

我說,王先生,剛才來的那位女客究竟是誰?她頭回來一趟,聽着裏邊有人說話,她在門外張了半天,讓我不要作聲,也不進來就走了。走了過後有半點鐘又才來。是誰?

王　仲　平

她是我的姐姐。

夥　　計

哼,哼,我不信,有那麼樣兒的姐姐?

王　仲　平

姐姐也有什麼模樣兒嗎?——去買花去!(彈出。)

夥　　計

(入,帶着燦爛的花束。)

王　仲　平

（從皮夾裏取出一張名片。）給西來飯店二十七號房何太太送去。

夥　計

好。現在檯布換不換？

王　仲　平

客都走了還換什麼？

夥　計

（笑，邊走邊說。）哼，哼，換檯布也因爲姐姐嗎？

王　仲　平

不因爲姐姐，却因爲兄弟。哈哈，眞是女人們要比男子精細得多，誰也想不到我又是她的兄弟。

——幕落。

（一九二六，七，十四，夜，有雨。）

刮 脸 之 晨

(独 幕 剧)

脚色

張厚福老爺

其妻

其書記　李先生(不上場)

其僕　高陞

陳掌櫃　老理髮師

佈　　景

張府內廳，做佛堂。佛案上有點着長明燈。

隔鄰的已隱約聽到斷續爆竹聲。

張　厚　福

（睡態朦朧，自側門入，手拭眼睛。）高陞！高陞！這東西還不起來！（慢步至佛案前，整衣，合十。）……南無地藏王菩薩，摩訶薩，……南無觀世音菩薩，摩訶薩，……南無阿彌陀佛。南無阿彌陀佛。……高陞！高陞！（聲漸厲。）

高　　陞

（外）噯！

張　厚　福

還睡哩，（有爆竹聲。）聽聽是什麼時候！遇着你這們羣不懂事的，就該麻煩！高陞！（帶怒意。）

高　　陞

（外）老爺，就就來。

張　厚　福

就來？招蠢東西！

高　陞

（入）（眼半閉，手扣鈕紟。）老爺！

張　厚　福

你聽聽現在是什麼時候？還不快把香案擺出去接財神去，昨晚給你怎麼說的？

高　陞

我記記着的，一睡就睡着了。

張　厚　福

蠢東西，睡着了還記着什麼？瞧太太起來沒有？該去財神廟哪！

高　陞

太太昨晚說過，今年不去。

張　厚　福

不去？……財神廟也能不去嗎？

高　陞

太太說今年不願意去。

張　厚　福

再去請請，給太太好說好說，就說老爺昨晚要看眼，

也無非是今天要給各處拜年去，要些零化，實在沒有第的意思，好歹財神廟總請太太去一去。

高　　陞

好！那我可不敢冒這份兒險，昨晚差一點兒沒有挨揍！

張　厚　福

怕什麼？叫你去幹嗎不去？

高　　陞

老爺怎麼不去？

張　厚　福

敢跟我麻煩？我叫你去！

高　　陞

我說 去也是白費。太太說過，從今年起，家裏什麼事她也不管。

張　厚　福

糊塗！誰給你說的？

高　　陞

太太說的。

張　厚　福

太太說的？

高　　陞

那怎不是太太說的？

張　厚　福

（閉眼一會兒。）好罷，咱們先把香案擺好，接了財神再說。

高　　陞

（出）

張　厚　福

（來回在屋子裏走。）哼，家裏的事，眞比什麼事都麻煩。……高陞，香案擺好沒有？

高　　陞

擺好哪！

張　厚　福

擺在院兒中間，（近窗看一看）怕火。

高　　陞

是，擺在院兒中間的。

張　厚　福

（又至佛案前。）南無……菩薩，摩訶薩。南無……菩

薩，摩訶薩。南無，……佛。南無…　佛。

高　　　陞

(外)老爺，現在放邊嗎？

張　厚　福

放邊，……南無　…佛。南無阿彌陀佛！(邊炮響)

高　　　陞

(入)老爺今兒準上保定嗎？刮臉的許還不能這麼早來。

張　厚　福

(轉身。)等一等，我出門兒回頭還回來。…　高陞，我問你，昨晚你究竟跟太太怎麼說的？

高　　　陞

太太等老爺十二點鐘還沒有回來，就一個筋兒生氣。後來要我怎麼說？我還不就說老爺要看賬，叫把現錢統拿去。

張　厚　福

我說過不全拿也成。……太太怎麼說？

高　　　陞

還不是又嚷又鬧，

張　　厚　　福

你跟太太說我生氣沒有？

高　　陞

好，還敢說您生氣？

張　　厚　　福

今兒也別說，……後來還說什麼沒有？

高　　陞

太太說要作尼姑去。……後來又坐在床緣上直哭。

張　　厚　　福

(躊躇一會。) 好，現在叫老李給叫輛汽車來，先給陳老夫子拜年。回頭太太起來，你跟她說，我回頭回來就得跟趙大少爺一塊兒到保定去。問太太有東西給趙三太太帶的沒有？

高　　陞

是。

張　　厚　　福

瞧瞧李先生寫的帖子，寫好沒有？……(電鈴響。) 先接電話！(提褲桶，穿鞋。)

高　　陞

喂，你那兒？——我瞧瞧去。

張　厚　福

誰的電話？

高　陞

姪少爺找太太，他問老爺在不在家；他要過來給老爺拜年。

張　厚　福

你這東西怎麼老教不會，還來問我嗎？什麼姪少爺不姪少爺，窮學生理他幹嗎？

高　陞

他，他說有要緊事給老爺說。

張　厚　福

就說我在保定，沒有回來。

高　陞

他二十八來打聽過老爺的。

張　厚　福

真蠢……二十八在家，不許二十九就出門兒嗎？

高　陞

是。（拙話機前。）喂，喂，不在家，不在家。……二十八

是在家，二十九出的門兒，

張　厚　福

（從茶几下取出政客必提的大皮包。）掛上！老在那兒麻煩什麼？

高　陞

不成，不成，來也沒有用 太太昨晚有點兒不舒服，今兒還沒有起來。

張　厚　福

掛上就得，拜年也有這樣死起八列的？

高　陞

（掛上耳機。）老爺！要那兒的車？小小車行不是？

張　厚　福

大年下叫旁邊鴻昇車行的，貴一點不要緊。叫老李快去。

高　陞

（出，及門而止。）

張　厚　福

過來，過來，先別去。你這東西不敎訓敎訓，不知道將來要躭誤我多少事？

高　　　　陞

刮臉的前兒就叫了的。

張　　厚　　福

不是說刮臉的事，

高　　　　陞

喫的是老爺的飯，旁的事也不敢躭誤。

張　　厚　　福

不敢躭誤？　就以打電話來說罷，看你像不像一個當差的？你瞧瞧誰家當差的像你這樣？大宅門你沒有待過，也應該聽人說過，接電話也能隨隨便便像你那樣老在那兒麻煩嗎？

高　　　　陞

老爺以前說過：'話得說清楚。'

張　　厚　　福

話說清楚，那是應該的，不過……

高　　　　陞

反正老爺說怎麼辦，就怎麼辦。

張　　厚　　福

張總長的當差的，認不認識？

高　　隆

不認識。

張　厚　福

不認識那可不成，他就跟過好些大人物，儘可以跟他學學。以後咱們家裏就照着張總長家那麼辦：誰打電話來，祇要聽他的聲音鬼鬼祟祟不像常來電話的，你就得問他一個清楚：那兒人？姓什麼？叫什麼？有什麼事？……這種人不是來找事的就是窮學生，就不用來叫我哪，乾脆就給他說不在家。誰有那麼些功夫跟他們麻煩去！聽明白沒有？

高　　隆

明白！祇是老爺不是總長也照總長那麼辦麼？

張　厚　福

糊塗！去年不是總長，今年能不是總長嗎？叫老李叫汽車來。(高下。)呵，高隆！還有帖子。

高　　隆

(外)是！

張　厚　福

中國眞什麼也沒有辦法，一天盡是麻煩，聽戲也得

自己訓練。(從架上取馬褂穿上，又照照鏡子，理理鬍鬚。)

高　　陞

(拿着大紅封套，雙手呈上。)

(汽車喇叭聲。)

張　厚　福

(檢視大紅帖子，納入皮包。戴上帽子。)(諦聽) 這是不是太太在咳嗽。

高　　陞

許是的。

張　厚　福

回頭太太起來，就說我回頭就回來。

高　　陞

是。

張　厚　福

(近門) 刮臉的要是來了，就叫他等着。

高　　陞

(提大皮包，跟着。)

(空場片刻。喇叭聲。)

高　　陞

（復入）好，阿彌陀佛，這份兒差我眞幹不了。誰也沒有他這麼麻煩，今兒要這麼樣，明兒要那麼樣，一點兒準兒也沒有。哈呵，（呵欠。）大清早起來幹什麼？……（斟上一杯茶，像老爺那樣坐着。　又思索了一會兒。）得，得，得，我也來這麼辦一辦，敬敬佛爺，修修來世。（卸捲軸，趨佛案前，合十。）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……（音由高而低而微而如線而不絕如縷，手漸無力而下垂，腿隨之而軟，倦臥蒲團上。）

（門鈴連響。）

高　　　陞

（驚起。）哈，怎麼睡着哪？（又正立。）南無阿彌陀佛。南無阿彌陀佛，……（鈴響。）

高　　　陞

眞麻煩透咯！大清早這又是誰？（下）

（空場。）

高　　　陞

呵，我說是誰？（說着讓他入。）是你。裏邊坐，裏邊坐，門房頂俳，老爺出門哪，太太沒有起來。

陳　掌　櫃

（擱下刀剪箱）怎麼老爺出門哪，不是叫作活嗎？

高　　　陞

坐，坐，坐，回頭就回來。

陳　掌　櫃

（坐下）好，怎麼我也老瘋顚了？還沒有給佛爺拜年？（拜倒佛案前。）

高　　　陞

請起，請起！……坐，坐，坐，怎麼老掌櫃今兒自己出門，夥計徒弟全不在家嗎？

陳　掌　櫃

全回家過年去咯！留下一個小徒弟，我也不敢讓他出門。……怎麼老爺也信佛哪？

高　　　陞

信得誠着哩，早晚都得唸經。

陳　掌　櫃

也奇怪，前幾年他還說我'在理兒'不應該，他說；'一個人一天不喝幾杯酒有什麼意思。'我想他是佛也不信的了，那知道還早晚唸經。……這玩意兒也有趣兒，現在好些當差事的都信佛哪。

高　　　陞

靈驗着哩！……我們老爺說，自從供了佛，就接連升了好幾回官兒。

陳　掌　櫃

好，咱們有工夫也弄一個來供上。

高　　　陞

一來就談上哪，還沒有跟你倒茶。

陳　掌　櫃

客氣，客氣，我不喝茶。

高　　　陞

（斟茶。佛桌上取下供物。）大清早許還沒有喫點心，你喫點兒。

陳　掌　櫃

佛爺的東西，我可不敢喫。

高　　　陞

笑話，笑話，咱們的佛爺，從來是大量的。

陳　掌　櫃

怎麼，聽說你們老爺又在保定弄了一份兒差使？

高　　　陞

多着哪！成天兒頂忙。常上保定去。趙督辦跟咱們老爺是親戚，什麼親戚我也不明白。去年趙督辦三姨太作生日，也是咱們老爺給辦的。咱們老爺還花了一百二十塊錢繡了一雙鞋給趙督辦三姨太送去，趙督辦高興得了不得。老爺說，今年還要作總長哩！

陳　掌　櫃

那好，那好，回頭老爺回來，我還有件事請他給辦辦。

高　　陞

你跟他一說就成，北京的官兒統認識他。反正他也是你的老主顧，頂信實你的。

陳　掌　櫃

真是，要說理髮刮臉，我已經給你們老爺辦了十多年。(算)宣統二年，庚戌，辛亥，……今年那還不是整整十三年？你們老爺那條髮辮也是我跟他剪的。

高　　陞

真是老主顧，無怪他常提起你。

太　　太

(外)李媽！李媽！…真睡死哪？

高　　隆

太太起來哪，你請門房待一會兒，老爺回頭就回來。（隨出。）

太　　太

（外）高隆！

高　　隆

有。

太　　太

（外）問李媽豆腐漿煨上了沒有？加兩個鷄子兒就成哪！少加點兒糖，怪甜的！……送到佛堂裏去，我回頭要上那兒梳頭，那兒亮些。

高　　隆

好！（出，隨入，急收拾點心。）

太　　太

（外）高隆！

高　　隆

有。

太　　太

（外）瞧瞧佛供，貓抓了沒有？

高　　　　　陞

噯，瞧瞧……（整佛供。）抓了一點兒。

太　　　　　太

（入）佛菩薩的供也讓猫來瞎抓，你們喫了飯究竟幹些什麼？

高　　　　　陞

牠要抓，咱們也沒有法兒，不能一晚上老等着。

太　　　　　太

誰讓你老等着？不會把牠擱在碗櫃裏去？

高　　　　　陞

太太，昨晚上鬧得那麼天翻地亂，誰有功夫管這個。

太　　　　　太

（憶昨宵事。）我，我還怕他，說得好商量；說得不好嚷嚷，再說得不好搶搶，他，他會把我幹嗎？

高　　　　　陞

太太，我說，昨晚老爺眞生氣哪。

太　　　　　太

愛生氣不生氣。

高　　　　　陞

提起酒瓶子就摔，一連摔破了兩個。

太　　太

愛摔不摔。這也礙不着誰。摔酒瓶子幹嗎？怎麼不摔客廳裏的花瓶去？

高　　陞

老爺叫跟太太說，'看看賬也沒有什麼，因爲今天要到保定給趙督辦拜年，有點奢化。'……

太　　太

信他的！他什麼不會騙人？喫飽咯，喝足咯，要清賬，愛清不清，怕誰喫了他幾個子兒似的。說我不會管，就叫旁人管去。

高　　陞

老爺還問太太有沒有什麼東西帶給趙督辦的三太太的？

太　　太

好哪，三太太，三太太，他怎麼不就把她取到家裏來？好東西！我有東西給她帶去？　也不拿鏡子瞧瞧，一百二十塊錢一雙鞋，好，三太太許還把他瞧上哪。（起，趨佛案前，先看佛供，隨又把長明燈弄暗。陽光已從窗戶射入。高出，

[illegible][illegible]端[illegible]入，擺豆漿。）

高　　　　陞

太太，老爺昨晚一晚也沒有睡，就躺在椅子上。迎財神，也是老爺叫我起來的。

太　　　　太

（邊喝豆漿。）愛睡不睡，理他！（梳頭，搽粉，抹胭脂。）高陞，你老爺出去有多大功夫？

高　　　　陞

功夫不大。

太　　　　太

功夫不大，怎麼香就沒有了？

高　　　　陞

許是忘了點香。

太　　　　太

哼，眞有他的！大初一晚上鬧架，今天又不燒香。

（喇叭響。）

高　　　　陞

許是老爺回來哪。

太　　　　太

把梳頭匣兒給我拿進去，先別理他，回頭給他一塊兒算賬。(出)

高　　陞

(端梳頭匣剛至門口，張已入。)

張　厚　禍

眞碰鬼！坐輛汽車，又壓傷人。(見梳頭匣。)太太起來了？說什麼沒有？

高　　陞

早起來了，什麼也沒有說。……供佛的香沒有燒。

張　厚　禍

該死，該死。怎麼香也忘了燒。

高　　陞

(出)

張　厚　禍

(至佛案前，燒香，又唸佛。)高陞！

高　　陞

(入。帶大皮包，置几上。)有。

張　厚　禍

刮臉的來沒有？瞧瞧什麼時候，別誤了車。

高　　　　陞

刮臉的早來哪！

張　　厚　　福

快叫他上來，打盆臉水，

高　　　　陞

（下，未出。）

張　　厚　　福

高陞，來！

高　　　　陞

（回頭。）

張　　厚　　福

給李先生說說，再寫一張帖子，門敬六十元。姻世再晚！姻世再晚！

高　　　　陞

下欵寫姻世再晚不是？

張　　厚　　福

給李先生說，他知道。寫給趙督辦的。……有電話沒有？

高　　　　陞

沒有？

張　厚　福

刮臉的。快！快！

高　陞

（下）

張　厚　福

（脫馬褂。）

陳　掌　櫃

（提箱入。）

張　厚　福

呵，是你，怎麼不叫個夥計來？

陳　掌　櫃

給老爺說，生意不好，那兒還能招得起夥計們在家裏過年？全回去哪，小徒弟（邊說，邊開箱。高上，帶臉水。）我也不敢讓他出門。怕誤事。（張取椅擺置中間。陳抹肥皂，作刮臉狀。）

張　厚　福

瞧不出你越老精神越好。

陳　掌　櫃

這都是您老的栽培，眞也是窮骨頭越老越硬，

張　厚　福

快點兒，快點兒，刮了臉，我還要上火車，給趙督辦拜年去。

陳　掌　櫃

好，好，用不了多大功夫。我說，老爺您旣經跟趙督辦相與，我求您點事，好不好？

張　厚　福

什麼事？

陳　掌　櫃

說來這些事也是麻煩。我家有一個姑奶奶，她住在西便門外邊兒……

張　厚　福

究竟有什麼事？簡單點說，

陳　掌　櫃

什麼事？她家有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，給老總殺死哪！

張　厚　福

瞧着這幾天風聲不好，就應該往城裏搬，還住在城

外幹嗎？

陳　　掌　　櫃

我早就給我姑奶奶說過，叫她往城裏搬，她老是說：‘不要緊，不要緊，老總來我可以給他好說。’她那知道老總那有好說的，兩句話不從，就給殺死了！姑奶奶直是哭，也沒有了主意，我想請老爺跟趙督辦提一提。

張　　厚　　福

人也死了，給趙督辦提也沒有用。

陳　　掌　　櫃

人雖然死了，出口氣兒，把凶手捉來抵命，也是痛快的，……老爺，這鬍鬚留着嗎？

張　　厚　　福

刮刮，留着麻煩，……我想你這事也不好辦，現在凶手在那兒？

陳　　掌　　櫃

凶手還不早跑哪！

張　　厚　　福

那還說什麼？怎麼不把兇手拿着？

陳　　掌　　櫃

她家祇有姑奶奶一人，爺兒們全給老總拉去哪，那怎麼能拿他得住？

張　　厚　　福

這還有什麼辦法？老總這麼多，知道誰是兇手。况且趙督辦一天頂忙，那有功夫管這些事？

陳　　掌　　櫃

……

太　　　太

（超極而出）我懂得，你不跟我搗亂是不成的，你投了革命黨啦。大年下刮什麼臉？就給趙督辦拜年，也用不着刮臉。

陳　　掌　　櫃

（束手）

張　　厚　　福

太太……

太　　　太

（對陳。）你這老頭兒也老瘋癲哪．你聽說過沒有 有誰家裏，大初一初二刮臉的？

陳　　掌　　櫃

我們手藝人．祇……

太　　太

手藝人　手藝人連規矩也不懂，眞越老越糊塗，還不滾蛋？

陳　　掌　　櫃

（急收拾傢具下。）

太　　太

好，眞要造反哪！不造反不是這樣。大初二刮臉！！！

張　　厚　　福

我又不知道有這些禁忌。（鬍鬚還有一半未剃。）

太　　太

別裝孫子，裝傻，你有什麼好的娶回家來就得，別想盡方法跟我搗亂哪。當着佛菩薩在這兒，你有什麼話，說，說看我有什麼地方對你不起？

張　　厚　　福

太太，有話慢講，別讓旁人聽見笑話。

太　　太

我怕誰笑話，誰家不是這樣的？……打呀，打呀，昨晚上的本事再拿出來呀，碗櫃裏有的是瓶子，還以爲我

不知道哩！

張　厚　福

太太，你請歇歇好不好？

太　　太

歇歇，現在讓我來歇歇，還沒有氣死人！你說，你說，我嫁到你家裏來十幾年，究有什麼事對不住你，要你想方設計跟我搗亂？說，說，你說呀，當着佛菩薩在這兒，有一句，說一句。別說我昨晚沒有理你，就怕了你。才長好大一點，還沒有作總長，就要把勢要拿到在家裏要哪！

張　厚　福

太太，大年下……

太　　太

你愛怎麼搗亂就怎麼搗亂，這個活罪我可受不了，明兒我就搬到莊子裏去。……（假哭。）

張　厚　福

好，太太，歇歇，有話慢慢商量。我還要趕火車上保定去。（扶太太出）

太　　太

去，去，那邊有鬼等住你。（仍哭。）

張　厚　福

（入，搖頭，發出嘮嘮之聲。）

（電話響。）

高　陞

（入）

張　厚　福

高陞！……今天不能刮臉，你怎麼不給我說說。（坐椅上，低頭。）

高　陞

那我怎麼知道？……喂，你那兒？……你那兒？……哼，怎麼，我問你'那兒'，你問我'那兒'幹嗎？……'姓什麼？叫什麼？那兒人？有什麼事？'……混蛋，你混蛋，你混賬王八蛋！

張　厚　福

誰？什麼事？駡什麼？

高　陞

我問他'姓什麼，叫什麼，那兒人'，他全不答理我，他駡我混蛋。

張　厚　福

誰？

高　　陞

不知道。

張　厚　福

(起，取電話自聽。)我是厚福呵，呵，你是治唐。……對不起！對不起！(咕眼瞪高。)一千個對不起！這東西眞混賬極哪，回頭再揍他。

高　　陞

([illegible])

張　厚　福

對不起！對不起！千萬別生氣！那東西我早就想開消他哪！保定還是一塊兒去嗎？……喂，喂，…… 喂，喂，(壓了幾下)喂，喂，……(掛上耳機。)(幾步奔高，踢之。)你這東西眞混蛋！趙大少爺的口音，也聽不出？

高　　陞

他又不常打電話，……別打呀！

張　厚　福

(踢)打你這王八蛋的，趙大少爺的口音也聽不出，你這東西，眞把我毀哪！

高　　　隆

他又……

張　　厚　　福

滾蛋，滾蛋，立刻給我滾蛋。

高　　　隆

（想一會。）反正你這差事，我也幹不了。短我七個月工錢，給我，我走。

張　　厚　　福

滾蛋！滾蛋！（連揍，竟將高揍入，復出。）這東西眞把我毀哪！（捶胸。）這東西眞把我毀哪。（坐椅上，搔頭。）

（啞場片刻。）

陳　　掌　　櫃

（外）喂，喂，刮臉也得給錢哪。

——落幕。

（一九二六，九，一七。）

善人的惡運

(獨幕劇)

脚色

王善人　年五十餘有鬚
其妻　　年四十餘
來寶兒　他們的兒子約十歲
暴徒甲
暴徒乙
暴徒丙
暴徒丁

佈　　景

開幕時，王善人之妻御銅架眼鏡正在一盞明晃晃的柴油燈前補破衣服，不久卽有倦意，阿欠，懶腰，終曲肱而打盹。時王大善士，適自外歸來，一見那明晃晃的燈，已先有怒意，但還不就發作，祇慢步至燈前，把火撥小，在屋子裏背着手走了幾步，仍捺納不住。

王　善　人

(頓足)哼，哼，眞要把我氣死……

(其妻忽驚醒)

王　妻

這老東西又瘋癲哪！無緣無故的在那裏大聲小叫。……你看，把我駭這一大跳！(手撫胸)我還說來了棒客。

王　善　人

棒客！棒客！不來棒客，我這一家人也要傾家破產，還遭得起棒客？

王　妻

啥子把你冲涨哪？一回家來就發瓜打氣，那個惹倒你？

王　善　人

（盛氣）好！好！總之，從你到我家裏來也有好十幾年，你究竟看見我那一回大抛小撒過？才不曉得你，你越老越癲多，你當成銀子錢就是那麼容易攢積的麼？我，我二十幾……

王　妻

你說了半天，究竟爲了什麼事？

王　善　人

爲了什麼事，你還不明白？看看我已是風前燭，瓦上霜，銀子錢你怕我還留來有什麼用？還不是祇望將來把來寳兒撫養成人，也不枉自你我辛苦一場。……（感傷）

王　妻

又不曉得在那喝了幾碗黄湯？（掉頭不理）

王　善　人

呵，你還把我當成吃了酒？吃了酒還能够這樣清醒白醒嗎？我說的都是眞話，老婆子，我說的都是眞話。一個人總應該有時想無，到了無時想有，那就悔之晚矣，雖

說我也捐幾個錢修廟建菴，那是爲的修陰功，做好事，培補在後人身上。你說，你這個究竟有什麽用？

王　　妻

你到底說的是什麽？

王　善　人

是什麽？是什麽？你還不明白？（著急）我跟你說，我們㨂子事都要退一步想，不能祇顧自己，種德要在兒女身上。你看，你……總之，我們已經是十幾年夫妻，還要在丁丁點點在這些小事上敲木魚？可是這件事，實在不是小事呀？你知道隔壁汪保正家裏是怎麽發的，還不是汪保正娘辛辛苦苦把持家務？呵，你以爲現在他家裏天天晚上點一盞鬼燈，這都是改朝換代的事哪！他剛搬來的時候，就連那盞鬼燈，我還沒看他點過。汪保正娘還不是要積麻揄線？雖說是遭搶，那棒客又搶得了他幾個錢，他的錢都安在地方上去哪，這都是他的保正娘出的主意。你，你……

王　　妻

我？我就不愛聽你這些濫家常。

王　善　人

老婆子！這不是濫家常。我說的都是好話。那一天我還要打一壺酒，割半斤肉把南街李秀才請了來，叫他一句一句給我寫在家譜上哩。我給你說，把這些話留給後人，祇要他一句一句照着上邊做，那就終身享用不盡哪。我們是隔入土不遠的人，凡事要在兒女身上想。來貴兒雖然聰明，可是這些人情世故，他還不明白，我們總得給他做個榜樣。你是他媽，尤其是要緊，你想你這樣做，叫不叫我生氣。

王　　妻

睬子事？睬子事？你說究竟……

王　善　人

還要我說？自己也應該知趣。

王　　妻

我生來就蠢，你還不知道嗎？無論睬子事，不給我說，我總是不知道的。

王　善　人

眞是遇着你們這些蠢人，也確是沒有辦法。我問你，現在菜油賣多少錢一斤？

王　　妻

歸菜油什麼事？

王　　善　　人

我要你直說。

王　　　　妻

一吊二百多，未必你還不明白？

王　　善　　人

我這是圖你的話，世間上沒有一件事我不明白的。……現在你單看這一盞燈(指著燈)，這麼大一盞燈，雖不說要裝四兩油，至少也要裝三兩五。你算算，這三兩五，又值多少錢。

王　　　　妻

(嬌)呵，說了半天，爲的是這盞燈。那我們就連這一盞鬼燈都不點，好不好？

王　　善　　人

嚇，你還說是鬼燈哩。要照我起頭進屋子來看見的那種情形，那簡直是一把火把哪。你算算，這三兩五，又值多少錢？一天三兩五，十天三十五兩，百天三百五十兩，三百六十天，你又算算，該多少？閒着沒有事，就說恐怕有個人來客去，點一根燈草還不夠嗎？

王　　　妻

閒着？那個閒着？不是要給你補那件鬼衣服，那個又點兩根燈草？

王　　善　　人

如果你眞是在補衣服，那就點兩根燈草也沒有什麼要緊。但是你是在打磕睡，這就大不應該了。並且，不但是點的兩根燈草，而且還是點的三根：你曉得你這樣不顧死活的費油，把一間屋照得給光明殿似的，不但自己費錢，還是惹禍的根。

王　　　妻

沒有你那麼心多。燈不亮我看不見使針。

王　　善　　人

心多？這不是心多。防患未然，我們總是應該。這幾天外面風聲又不好，惹人注目，招人打眼是要不得的。況且，我王善人，背了有錢的名，這已經是天不該地不該的了。

王　　　妻

呵，我還沒有和你說，纔黑，張團總又來過，

王　　善　　人

又來問要錢不是？

王　　　妻

是的。

王　　善　　人

他眞把我當成肥猪哪！我家裏又不是金庫銀庫，人家捐多少，我捐多少，還不行。……他又給你怎麼說？

王　　　妻

他說這是一鄉的事，不是幾個人的事。幾個人的事好辦，一鄉人的事不好辦。那個也不願意多出錢。不過要是看得穿一點，有錢的人多出幾個，保了一鄉也就是保了一家。

王　　善　　人

你要信他這些卵話。

王　　　妻

那個信他？不過他儘翻來覆去這麼說，

王　　善　　人

你又怎麼同答他？

王　　　妻

我還不是照着你那麼說。我說：我們現在手頭實在

沒有錢哪，有錢還不早把觀音堂的那座娘娘殿修補好。

王　善　人

對，對，應該給他這麼說，他曉得我們一家都是善人。

王　　妻

後來他又說照現在的情形看來，……

王　善　人

他說現在情形怎麼樣？

王　　妻

他說現在外邊的風聲，實在緊得很，說不定何機關鎗就是這幾天就要下鄉。

王　善　人

你聽他的屁話！何機關鎗下了鄉，他幾個娃娃兒擋得倒風嗎，遮得住雨？

王　　妻

他總說娘娘殿現在儘可不修，辦團倒是正務。

王　善　人

你又怎麼給他說？

王　　妻

我說，辦團我們倒是贊成的，祇是沒有錢。

王　善　人

對，對，你說得對。　不過你還應該說和氣一點，說：“辦團我們是贊成的，我們也願意出力，祇要有多大的力就出多大的力，不過現在……”

王　妻

那還不是和我說的一樣？

王　善　人

不同總有點不同。或者，你這麼說也可以：“辦團是關乎大家公益的事，凡是公益事，我們都願意盡力幫忙，我王善人修橋補路不知道花了若干錢，他是曉得的，不過……”

王　妻

總之，你無論如何給他說，他總不信。

王　善　人

管他愛信不信？我王善人做事，總要對得住良心，對得住神明。

王　妻

他說：五保的公意，要我們出二百吊錢。

王　善　人

出二百吊錢？那還不要了我的命！

王　妻

他說，要是不出錢，以後出了岔子事，他們就照不倒閑。

王　善　人

這些話倒駭不了我，那個願意打起花臉來搶就來搶！

（隱約聞狗吠聲。）

王　妻

嗯，今天晚上怕不清靜，起頭我就聽到狗咬，這陣又聽到狗咬。

王　善　人

疑心病！（仍有一點恐懼。）來寶兒這麼早就睡了嗎？

王　妻

他還沒有回來。

王　善　人

你當媽的人，這時候就該留神哪，沒有事總少叫他出些街。一點點大的娃兒就讓他出去擲骰子打牌，更要

不得。

(撲咚一聲。)

(王，妻吿驚。)

王　　善　　人

後門關好沒有？梯子要擱在好拏的地方。……我那一根鐵栒棍。……把燈弄大點。

王　　　妻

(這不是那不是地。弄大了燈火。破衣服掉在地下。)

來　　寶　　兒

(外)媽，媽，我看不見，拏個亮來。

王　　　妻

這挨刀的！(移燈至門口。來入。撫腳膝。)

王　　善　　人

(釋然)這就是你敎出來的好兒子。

來　　寶　　兒

唉喲，唉喲，……

王　　　妻

(置燈桌上，抱來懷中。揉膝。)乖乖，跌倒那兒？

來　　寶　　兒

這裏，這裏，骷髏頭兒。……門外邊沒有亮，絆我一交。(跌倒了，帶哭。)

王　　善　　人

還不好好地站着，那麼大一個人，還要慣什？

王　　　　妻

不哭，不哭，乖乖，這都是你瘟喪的爸爸，他要點個鬼燈。

來　　寶　　兒

我不要爸爸；媽，我不要爸爸，他們都說爸爸不好。

王　　　　妻

呵，那才要不得。(以手蒙來嘴)

王　　善　　人

你看，你還要慣什得成個什麼樣？

王　　　　妻

我慣什得成什麼樣？你也跟小孩子一般見識。……呵，……爸爸，不哭，不哭……

來　　寶　　兒

他們都說乖乖不好。他們說爸爸把銀子埋在毛司角角頭。(王妻又蒙其嘴。)

王　善　人

（手指其妻）這是你不好哪。不是你告訴他，他怎麼曉得？

來　寶　兒

（想說，王妻禁之）

王　妻

我告訴他？你那晚上在毛司頭弄了半天，你當成他還不知道。

王　善　人

（一把拖過來寶）好娃娃，好娃娃，乖乖，我愛你，爸爸是個窮人，爸爸沒有銀子，爸爸有銀子還不給你做新衣裳嗎？爸爸沒有銀子，你不要信他們的話，他們是誑你的，爸爸沒有銀子。

來　寶　兒

他們說爸爸有……唉，（撫膝）痛。

王　善　人

好，好，等爸爸給你揉揉，我的小乖乖，爸爸沒有銀子，他們是誑你的。

來　寶　兒

他們說爸爸有錢，不肯拿出來辦公益。

狗吠聲。)

王　　善　　人

後邊看看，後門，後門旁邊……(摑嘴)

王　　　　妻

(持一油紙輪子出)

來　　寶　　兒

後門旁邊我曉得。

王　　善　　人

你曉得，你曉得什麼？爸爸沒有錢。……爸爸賣了田就有錢哪。

(火光入戶，照得滿屋通紅。)

(王，來大驚。)

王　　　　妻

(外大聲)棒客 棒客搶人咯，

來　　寶　　兒

爸爸，我怕。

王　　善　　人

(突起立，驚惶。)拐棍，拐棍，(四覓不見。來爬到桌子下。

王正往外逃，甲，乙，丙，丁，執火把入。）

衆　　人

那裏走？（王駭得面無人色。）

王　善　人

棒客，棒客搶人咯。

暴　徒　甲　乙

（執之，以刀對王胸。）你叫，你叫 老子就是這一刀。

（門外有木梆聲。）

暴　徒　丙　丁

（正欲揹倒櫃，聞木梆一聲。）望哨！望哨！

王　善　人

棒客搶人咯！

暴　徒　甲

（以手掩其嘴。）

暴　徒　乙

搶你王善人是替天行道，老子不怕你打梆，你就鳴鑼老子也不怕。（以粗繩背剪其手）

（梆聲仍急。）

暴　徒　丙

（執火把出。）

暴　徒　甲

（向王）你說，你說：銀子在那裏？

暴　徒　乙

老子要命不要錢，（執刀作欲刺狀。）

王　善　人

我沒　沒，沒有銀子。

暴　徒　乙

（以刀背炊之）沒有銀子，就要你的狗命。

暴　徒　甲

跪倒，跪倒．沒有那個和你比高矮。

暴　徒　乙

（一脚把王打倒。）

暴　徒　丁

來，來，來．沒有銀子，我有法子。（以火把燭王背後。）

暴　徒　丙

（倒拖王妻入）入他媽的，這裏還有一條母猪。（門外已無

鄰等，來，在棹下，捲縮一團，目光外視，如一隻貓。）

王　　　妻

棒客，棒客搶人咯！救命咯！

暴　徒　丁

（去，從王身上撕下一塊布，塞其嘴。輕綁其手足。置之。）

暴　徒　丙

（用刀在王面前晃了兩下）有錢沒有錢，沒有錢，老子就給你這一下。

王　善　人

我沒有錢，沒有錢，你就殺死我也沒有錢。棒客搶人咯！

暴　徒　乙

（又給以一刀背。）

暴　徒　甲

弟兄，後邊望哨去，這條猪，留給我們收拾。

暴　徒　丙　丁

（出。各踢其一脚。）老子饒了你這個老海海。

暴　徒　乙

等我去取壺水來 奉敬你一碗迷魂湯。（出）

暴　徒　甲

唉，王善人，我們這回弟兄夥來，都是有理有性的。

你也不要給我們這個那個，等一會兒，給你不好看，那你就怪不得我。你我弟兄，留得人情好見面，銀子去了走得來。

暴　徒　乙

（持一水壺入）水來咯，水來咯，大哥，管他三七二十一給他媧一灌。

暴　徒　甲

好，等一等罷，王善人不是外人；摟（平聲）得住的。

王　善　人

我的天王爺爺，我實在沒有錢，他們辦團，叫我出錢，我都沒有出。

暴　徒　乙

（又一刀背）老子不管你辦不辦團，不辦團我們沒有飯吃，辦團我們也沒有飯吃。

暴　徒　甲

請吃一點迷魂湯。

暴　徒　乙

（將王按倒，以刀尖撬開口腔。）

暴　徒　甲

(執壺灌水入)王善人，對你不起。

王　　善　　人

(極難受狀)

來　　寶　　兒

在，在，在毛司角角頭。

(甲乙一驚。見桌下尚有一人。停止灌水，乙鑽桌下，執出來。)

暴　　徒　　乙

一條小猪。

暴　　徒　　甲

不要駭他。……你說，你說，銀子在那裏。

來　　寶　　兒

在毛司角角頭。

暴　　徒　　甲

(自袋裏取出棉花一團，塞入王口中。綁其手足拖出來。)小兄弟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給你買糖。

(王在地下滾，漸已不能動。)

暴　　徒　　甲

(外)弟兄！(為外面人行擊。)

暴　　徒　　乙

走，走，走，找倒了。

暴徒甲乙丙丁

(復入，乙執一泥罈。甲仍抱來。)

暴　　徒　　丙

媽的……眞藏得好。

暴　　徒　　丁

埋得眞深！

暴　　徒　　甲

小兄弟，不要怕，我給你買糖。

暴　　徒　　乙

罈子不好拏，老子把牠打破。(銀錠現出)

暴　　徒　　甲

(取一小錠。置來手中。)拏着，這就是買糖的錢。(這時乙丙丁，已將東西都收拾停當。)

暴　　徒　　甲

(放下孩子)料你這個老牛筋，也榨不出多少油水來。饒你一條小命。

(甲乙丙丁出)

來　　貧　　兒

（悶立移時，忽哭。）媽……媽……（奔媽前，抱之，但其母已不能動。乃起立，覓得剪子一把，費大力始解其束縛。）

王　　妻

（移時醒來。）來寶兒，來寶兒，你爸爸哩？

來　寶　兒

爸爸在那兒。（手指）

王　　妻

（遽然起立，又倒了下去。匍伏至王前。哭，王轉動。）

來　寶　兒

（剪其綁腳之繩，又和其母把王翻轉，解其背縛。然後把王扶起。初不能立，繼乃眼大張，似大夢初醒。頓腳。怒極。）

王　善　人

（去口塞，作極難受狀，捶胸，給來兩嘴巴。）那個給你說的在毛司角角頭？（來復哭，王妻抱擁之。）

——幕下——

大 刀 李 七

（獨幕劇）

腳色

胡秉文	年五十鬚髮灰白
胡尙志	其子約十六七歲
羅瞟子	老獄卒
堯排長	年二十餘
李七	年三十餘

佈　　景

獄室門前一小院，門上大牛尾鎖，門側有鐵窗，窗內有木板，開時也僅能看出獄中人頭首。

開幕時，尚志和瞟子從外入。尚志攜一小籃。

胡　　尚　　志

（囑咐代哀求。）羅伯伯，羅伯伯，諸凡大小事情，兒要望看照看照，將來……

羅　　瞟　　子

（老奸巨滑之態。有物往口袋裏塞。）那沒有什麼，那沒有什麼，大少爺，你千萬放二十四個心，祇要有我羅瞟子，你們老太爺在這裏，不說別的幫不倒忙，茶水他總不愁。

胡　　尚　　志

祇要這樣，就很好了。（拭淚。跪了下去。）

羅　　瞟　　子

請起來，請起來，要這麼大的禮信。（扶之。）

胡　　尚　　志

（趨，又往前走。）我，我們爹在這裏……

羅　　膘　　子

兜好，兜好，我說他也是有點想不開，一天盡管哭，還幸好我勸他。我說："胡老太爺，你這麼大的歲數，有兒有女的，急不得，急出病來不是好事。有冤總得伸的。"老太爺就在這間屋子頭。等我把鎖打開。（撕去封條，窗開。）老太爺，（拍破窗）老太爺，你的大少爺給你送東西來哪！

胡　　尙　　志

爹……爹……（哭。）

羅　　膘　　子

老太爺，老太爺，（又拍破窗。）你的兒子給你送東西來哪！

胡　　尙　　志

爹……爹……

（窗間現一老人頭首。）

胡　　秉　　文

唔　唔…是，是龍兒嗎？

胡　　尙　　志

是我。

胡　秉　文

你，你媽哩？

胡　倘　志

媽，媽在外婆那兒！

胡　秉　文

你，你姊姊哩？

胡　倘　志

嗯，姊，姊姊…

胡　秉　文

姊姊怎麼？

胡　倘　志

姊姊就就就是前晚上給他們殺死了。(哭。)

胡　秉　文

(垂頭，咬齒，憤恨。)

羅　膘　子

唉，大少爺，有話快說，我們這裏規矩……

胡　倘　志

(跪下。)羅伯伯，羅伯伯，……

羅　瞟　子

有話說話，不要客氣，你我不是外人。（扶志。）……

胡　尙　志

（從身上又取出中錠一。）羅伯伯，這裏。

羅　瞟　子

唉，唉，唉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祇要我幫得了忙。（已入袋中。）

胡　秉　文

龍兒，龍兒，寨子上還有人嗎？

胡　尙　志

沒有。——他們把東西兒搬走咯！

胡　秉　文

（又嘆氣，以帶手銬之雙手擧起拭老淚。）

羅　瞟　子

好，我出去一下。你們兩父子，商量，商量。（下）

胡　尙　志

謝謝你，羅伯伯。

胡　秉　文

龍兒，你哩，你現在在那裏？

胡　　尙　　志

我是在外婆家裏。媽媽天天哭，看你又看不到，今天大舅爺給了羅伯伯三十兩銀子，才要我進來。

胡　　秉　　文

這些狗入的遭天雷打的呀！

胡　　尙　　志

爹，爹，媽說的叫你不要生氣；她在外頭跟你辦。(取出一小沙罐。)爹，爹，媽媽叫我給你帶來的。

胡　　秉　　文

咳，現在就是甚麽好東西，我也吃不下去呵！龍兒！龍兒！(聲極悲慘。)

胡　　尙　　志

爹！爹！(哭)

胡　　秉　　文

我怕再見不了你們媽囉？

胡　　尙　　志

不，媽說等幾天爹就要出來。

胡　　秉　　文

出來。——他們不拏着大刀李七，我就出來得了嗎？

李七，李七，萬不想我平時待你那麼好，這回給你買哪！你整得我傾家破產不說……

胡　尙　志

爹，爹，舅舅說的他們不要李七，他們要爹的錢。

胡　秉　文

娃娃，不是得。他們要爹的錢，怎麼又問我要李七里？

胡　尙　志

舅舅說的，他們要李七是名，要錢是實。

胡　秉　文

現在他們已經開口要錢了嗎？

胡　尙　志

王團長已經打發李三春來給大舅說……

胡　秉　文

又是那個狗入的李三春嗎？

胡　尙　志

是的，他……

胡　秉　文

那狗入的，如果不是他再三再四勸我把李七送走

我也惹不出這一場大禍。

胡　尚　志

是的，爹，爹，他們兒說如果李七不走，他們不敢上寨子來的。

胡　秉　文

李三春把我賣囉！李三春把我賣囉！（羅僕跟入。）

羅　瞟　子

大少爺，躲一躲　堯排長來察號來哪！（志提起鏈子，不知往那裏走好。）走這裏，走這裏，我跟你找個好地方。

外

羅瞟子，羅瞟子。

胡　秉　文

（垂首：流淚。）

羅　瞟　子

（急鎖上窗門，貼封條。）來囉！來囉！（急下。）

堯　排　長

（堯羅同上。帶一面大枷。）

你要留神咯，你倒不要燈兒哪蕩的，這個犯人，要緊得很。

羅　瞟　子

曉得，曉得。(開獄室門啟封條。)

堯　排　長

曉得就好，團長說的，有個一差二錯，就要你的命。

羅　瞟　子

自然，自然。(門已開。)

堯　排　長

(大聲。)胡秉文！

胡　秉　文

有。

堯　排　長

(入)好，好，好，有就好。(對羅)你出去！(羅出)站過來，站過來。(把文拉至門口。)你也活了這麼大歲數，爽快點，爽快點，快說，快說，你究竟把大刀李七藏在那裏得？

胡　秉　文

就是當天上半天，我就把他送走，他在什麼地方，我實在不曉得。

堯　排　長

還是那麼說！老頭子，使不得詳呵，轎轎兒，檯盒

高龍，有你坐的，留到老命，還可以多吃幾天飯。

胡　秉　文

就把我打死，我也不曉得。——李三春叫我把李七放走的。

堯　排　長

你這老頭子眞不宜好，李三春是團部的諮議，他叫你把大棒客放走？你眞好大膽！敢寃誣上官。

胡　秉　文

嗯，嗯，嗯，我這個寃就是跳入黃河也不清的了！李七雖說是大棒客，他洗了手已經五六年，再也沒有犯過什麼案，不是李三春叫我把他送走，我也不能叫他走的。

堯　排　長

你這老東西，眞是說得來你一個錢的事也沒有了。你旣經曉得李七是大棒客，爲什麼還要留他在家裏？你這是不是窩匪？

胡　秉　文

未必六年前當過匪，現在還是匪嗎？

堯　排　長

六年前當過匪，現在不是匪是咪？（給文一嘴巴）看你

這老頭子還不錯哩。

胡　　秉　　文

打死人咯！

堯　　排　　長

打死人就打死人。(又給兩嘴巴)

胡　　秉　　文

打死人咯！

堯　　排　　長

你喊，你喊，老子就打死你

胡　　秉　　文

(忍氣吞聲•)

堯　　排　　長

羅驃子！羅驃子！(羅上)

羅　　驃　　子

有，有，有。

堯　　排　　長

這麼不宜好的東西，怎麼你還給他草睡？拏出去！拏出去！把香點一把來。

(羅取草下)

胡　　秉　　文

（傷心而哭。）

堯　　排　　長

胡老〻哥！久聞你老老大哥兒是滾（平聲）得起的，今天怎麼拉稀！嘖，嘖，嘖，祇說有大刀李七在你們山上，就該歪，也有今天！我給你說：你要不把李七交出來，你倒休想出去：三天一比：五天一問，有你受的！

胡　　秉　　文

我的天，你叫我到那裏去找李七？

堯　　排　　長

這，這，在我手板心頭。（指手）我把你這個老癩冬的：（跟持香上。）好，好，不成敬意！不成敬意！站起，沒有那個跟你比高低，你跟老子跪下！（把文拉了下來。）你說不說，李七究竟在那裏？

胡　　秉　　文

我實在不曉得。

堯　　排　　長

哼 哼，不曉得！

懸　　團　　子

胡老頭兒，你說嘛，你說了就沒得你的干係。堯排長……

胡　　秉　　文

我實在不曉得，如果我曉得，我還不說嗎！

堯　　排　　長

哼，哼，你不曉得？

胡　　秉　　文

堯排長，我實在不曉得。（想一想）李七是一個有義氣的人，我想等一兩天，如果他曉得我ㄓㄨㄞ了官司，他或者要來自己投案的。

堯　　排　　長

（一驚）怎麼他自己要來投案？

胡　　秉　　文

我說他是一個有義氣的人，祇要他一知道我ㄓㄨㄞ了官司，我想他一定要來自首。

堯　　排　　長

瞟子，把香拿出去！（羅下）起來，起來，（語氣已變和緩）老太爺，我問你，大刀李七手下還有多少人？

胡　　秉　　文

他在我家裏住了六年，早已收邪歸正，哪裏還有好多人？

堯　排　長

呃，聽說他在東山一帶，都還拉得動？

胡　秉　文

那我不曉得。

堯　排　長

（躊躇之後）瞟子！……對不起，對不起，這是上頭的命令。（羅上）來，來，枷上。（羅取出枷。）

胡　秉　文

堯排長，打個讓手，好不好？

堯　排　長

不行，不行，這是上頭的命令。

羅　瞟　子

老頭兒，請你下來點，我好給你釘。

胡　秉　文

我的腿痛，卷不下來。

堯　排　長

來，來，來，我扶着你。（扶之。）（羅釘枷，并從枷前二小孔

穿出文手。）老頭兒，老頭兒，你也不要悶氣。祇要拏着李七 你的事就千了萬了。（釘物聲）

胡　秉　文

嗯，嗯，我又在哪裏去找李七嘛？

堯　排　長

呃 老頭兒：你且歇息歇息。（引文至園內之一角。）（蔸羅出，鎖門，貼封條，且行且私語。）

（空場）（羅上，開觀音門。）

羅　瞟　子

老太爺，老太爺，你也不要傷心，等我把大少爺喊過來，我跟你說一個好消息。（下，引志上。）（對志。）我給你說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你們爹這件事已經有點眉眼哪。

胡　尙　志

什麽，我們爹能夠出去了嗎？

羅　瞟　子

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你到這邊來，我再跟你說。

（窗口又現文首。）

胡　尙　志

爹……爹……(哭)

胡　秉　文

龍兒……龍兒……

胡　尙　志

(對羅) 我們爹究竟犯了咪子罪? 爲什麽要給他帶枷?(怒急,踢羅一脚。)

羅　瞟　子

少爺,少爺,不要着急,不要着急,我有話跟你說。

胡　尙　志

我不聽你的話,你們都誑我。

胡　秉　文

龍兒·龍兒·你等他說,

羅　瞟　子

老太爺,老太爺,你的光我也沾過。祇要有我羅瞟子,幇得到忙,無有不幇忙。

胡　秉　文

你說·你說好消息怎麽的。

羅　瞟　子

我說,老太爺,你怎麽不明白,如今這個世道,離了

錢還走得了路？

胡　尙　志

羅伯伯，是不是團長要錢？

羅　瞟　子

不管是哪個要，如今這個世道，總是非錢不行。

胡　秉　文

他們把家也給我抄了，叫我到哪裏去拏錢哩？

羅　瞟　子

呵，說笑話咯，抄家抄得了幾個錢，你還不會賣地方？我看，總之，這件事是非錢不行。

胡　秉　文

他們不是說要李七嗎？

羅　瞟　子

呃，老太爺你怎麼這點也不明白，李七一個光棍，他拏來做什麼？

胡　尙　志

爹，爹，舅舅也說，他們明是要李七，暗是要錢。

羅　瞟　子

對咯！……要李七？李七有他好要的，四龍碼頭，說

起大刀李七來，哪個不知？哪個不曉？敢惹他？惹到他？他不白刀子進紅刀子出，才有鬼。不說他這一團人狗兒隊伍，（四顧・）就是再來一團也把他沒奈其何。

胡　尚　志

爹，爹，哪個叫你把李七送走？你看，現在，……

胡　秉　文

哪還不是那狗入的李三春，他再二再三地要叫我把李七送走，不送走要遭禍。

羅　瞟　子

老太爺，你中了釣虎離山計哪！他們曉得幹李七不過，故意挽個套套兒，讓你自己把他送走。

胡　秉　文

呃　呃，我到現在才曉得受了他們的騙。

胡　尚　志

爹，爹，早曉得是這樣，我們不如就照李七說的那樣做。

羅　瞟　子

老太爺，現在事情已經到了這步田地，是非錢不行的。李三春現在是團長的舅老爺……

乘　胡　文

這狗入的！

羅　瞟　子

他這個關節你應該想法子打通打通。

胡　乘　文

這些話你究是聽到哪個給你說的？

羅　瞟　子

（又四顧）這裏也沒有外人，我給你說了罷：這都是堯排長給我說的，堯排長就跟李三春好。呃，堯排長還不是愛的是吃這兩杯兒，明天他來的時候，你給他說點方向，也免得你自已吃苦。

胡　乘　文

呃，你聽說，他們究竟要把我拏來辦成怎樣？

羅　瞟　子

呃，那還要辦成怎樣，無非是要幾個錢。

胡　尚　志

你聽說他們要多少錢？

羅　瞟　子

堯排長說的，團長的意思，要八萬，李三春說，十萬

你也出得起，

胡　秉　文

嗯，嗯，要了我的命了，不說十萬八萬，就是一萬你叫我在哪裏去籌嘛？

胡　尙　志

把我們什麽都搶了去，還要我們出錢。

羅　膘　子

你們兩父子，也不要哭，我祇是聽着這麽說。

胡　秉　文

唷，顛到這條老命不要。

胡　尙　志

爹，爹，……

羅　膘　子

我看這件事還是想法子籌錢要緊。

胡　尙　志

你叫我們那裏去籌錢嘛？

羅　膘　子

凡事總得想法子，哭也哭不出一個結果。好，話說在這裏，我還有事，你們兩父子商量商量。(下)

胡　尙　志

爹爹，我說不要把李七放走。你要放走，你看！

胡　秉　文

娃娃，我當時哪裏曉得是計？現在，算咯，你回去跟你媽說，不管他，他要，就把爹這條老命拏去。

胡　尙　志

媽說的，祇要要錢，就好想辦法。

胡　秉　文

呃，他們動徹要十萬八萬，又在哪裏去找？

胡　尙　志

還不是，賣，借。

胡　秉　文

寨子上什麼都沒有了嗎？

胡　尙　志

鷄牲鵝鴨，他們兒搶去了。

胡　秉　文

嘈　嘈……

胡　尙　志

早曉得是這樣，不該還是聽李七的話；一把火把寨

子燒了牠，跟他一路上山。

胡　尙　志

娃娃，那是當棒客呀！

胡　尙　志

當棒客不比現在好嗎？

胡　秉　文

唔……唔……

胡　尙　志

爹爹，如果李七曉得爹ㄓㄨㄞ了官司，他要回來罷！

胡　秉　文

哪裏曉得？……娃娃，你先回去！

胡　尙　志

不，我就要在這裏。

胡　秉　文

那使不得。

胡　尙　志

爹，你起頭不吃，現在又冷咯！（檢視籃子。）爹，這裏有臘鷄，你吃些臘鷄好不好。

胡　秉　文

……(點首。)

胡　秉　文

(撕下雞肉，送入文口內，文咀嚼。)

(忽然四面喧嘩聲大起，院內有黑煙進來。)

衆　　人

(外)救火！救火！殺人咯！房子上！房子上！

(雜哭聲，罵聲。)

胡　尙　志

(驚微一跳。)爹，爹，這又是搶人嗎？

胡　秉　文

(亦驚。)唔？…… 唔？……進來的是烟子嗎？ 你下去看看，是不是燒房子？(志下階到院中。仰首。) 爹爹，半邊天兒紅囉！(又上階，就其父膝前。)

胡　秉　文

娃娃，你快出去！

胡　尙　志

不，我要在這兒。

胡　秉　文

娃娃，看火燒死你。

胡　尙　志

不，我不怕。

胡　秉　文

唔！……這就是你我兩父子的命呵！（下沉。）

羅　瞟　子

（外）殺死人咯！

？

（外）老子殺死你就殺死你。

胡　尙　志

（戰慄。）爹，爹，……

胡　秉　文

娃娃 你爹在這兒，不怕！

？

（外）弟兄們有寃報寃．有仇報仇。

胡　尙　志

爹，爹，你聽這似乎是李七的聲音。

胡　秉　文

唔？　娃娃，你聽錯了罷！

？

（外）胡秉文胡老太爺在哪一號？

胡　尙　志

在這裏，在這裏，李七。（奔出。）

李　七

（右手持大刀，刀上有血。左手抱志。志極歡躍。入。）

胡　尙　志

李七！李七！

李　七

你爹哩？

胡　尙　志

爹在這間房裏頭。

胡　秉　文

李七，李七，是你呀？

李　七

是我！（把志放下，以刀砍門而入。志隨入。）

胡　尙　志

李七！李七！

李　七

（把文抱了起來，想從門出去，但爲門所阻乃放下，把桌砍掉。）

胡　　尙　　志

爹……爹……

胡　　秉　　文

李七，你把歐兒燒哪？

李　　　七

團長也殺咯，

胡　　秉　　文

你，你，你，你竟敢做出這種事？

（又砍斷腳鐐手銬）

李　　　七

這種事就是我們做的。走，走，走，（右手抱文，左手抱志）

胡　　尙　　志

我們現在向那裏去呀？

李　　　七

（急奔出）上山，上山，

（四面喧嘩聲）

——幕——

一九二六，十一，廿，於北京。

1927,12,付印

1928,2,出版

每册實價四角五分

外埠酌加運費